

古文評註



第三冊

大達圖書館

新式標點 古文評註 卷三

與韓荊州書

李白

按韓朝宗當玄宗時，爲荊州刺史，人皆景慕之。故李太白上書以自薦。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

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

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漢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謂之登龍門。此言其能下士而接引後進。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

名定價於君侯。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脫穎

而出，卽其人焉。秦國郿縣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者二十人俱往，僅得十九人，餘無可取。門下有毛遂者，特未見而已。平原君竟與遂偕至，楚定從于殿上。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曰：「毛遂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于九鼎，遂以爲上客。」言已在羣士中，尤其傑出。猶毛遂在三千客中者，此段敘荊州能得士。白隴西布衣，屬陝西流落楚漢。

屬湖北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滿肚俠腸，好去聲。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一片壯心抵骨，處觸也相去聲。雖長不滿七尺，而

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自此敘平生所學及交游意氣，之盛所見許王公者，今皆得通。

知于荊州正見所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此四句頌荊州本領。幸願開張心顏，

以異于他士處。

不以長揖見拒，

此二句是求

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

桓溫北征鮮卑喚袁宏倚

馬前作露布文手不輟筆俄成七紙絕妙王東亭在側歎其奇才此言接見之後若肯親近尤可自展其所長也

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

題，便作佳士。

應上一登龍門身價十倍句

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

此段言荊州既爲衆望所歸必不使己不能自見

昔王子師爲豫州，

王子師爲豫州州牧

未下車，

卽辟荀慈明；

名爽字季言關微聘之意下車官府到任也

旣下車，又

辟孔文舉。

名融此一引古

山濤作冀州，

山濤管人爲北直冀州牧後至三公

甄拔三十餘人，

甄音眞甄拔猶提拔也甄分別也察也

或爲侍中，尙

書，

再引古人接引後進者

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爲祕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

此二句謂荊州能推誠下士人皆感激思奮

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

此二句謂荊州能推誠下士人皆感激思奮

白以此感激，知侯推赤心於諸賢之腹中，

漢光武推赤心置人腹中

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倘急

難有用，敢效微軀！

此段言荊州管接引後進不異古人故願托門下以自效難去聲

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

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彫蟲小技，不合大人。

雕蟲技謂作詩賦之類恐不相合不敢遽投

若賜觀蕘

蕘，請給紙筆，兼之書人！

書人寫字人也

然後退掃閒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

青萍劍名結綠玉名薛燭秦客善相劍卞和善識玉故曰長價此段言欲獻所著于荊州冀藉以表見長上聲

幸推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評〕張洞初曰：白當王室多難之日，作爲詩歌，不過豪俠使氣，狂醉于花月間耳。及觀此書，大都銜玉求售，

自爲己地；社稷蒼生，曾不係其心膂。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日語哉！然其文自佳。
〔評〕過商侯曰：人謂白一生負才使氣，未免粗豪。然觀其不敢爲黃鶴樓詩，乃是天下第一虛心人。能識郭子儀于行伍，乃是天下第一有眼人。卽如此書，雖有一段強項不服處，然畢竟眼中知有荊州，並未曾有目空天下之想。故必有李太白之虛心隻眼，然後可以爲狂爲傲，人固可負才使氣乎哉！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

逆旅客舍也。

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爲歡幾何？古人秉燭

夜遊，良有以也。况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

大塊天地也。

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

樂事。羣季俊秀，皆爲惠連。

羣季白之諸兄弟謝靈運之弟曰惠連極有才。

吾人詠歌，獨慚康樂。

謝靈運封康樂侯。

幽賞未已，高談

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金谷

石崇園名嘗宴客園中賦時不成者罰酒三斗

〔評〕過商侯曰：只起首二句，便是天仙化人語。胸中有此曠達，何日不堪宴春夜桃李，特其寄焉耳。

阿房宮賦

杜牧

牧字牧之，京兆萬年人。太和二年進士，歷官監察御史中書舍人。○阿房宮在咸陽，秦始皇所建，極其

奢侈。後項羽入關而焚之，其火三月乃息。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兀，高而上平也。蜀山，蜀中山也。四句敘造宮之始。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覆，去聲。覆壓，上臨下也。就阿房之形勢自上而下，覆壓于秦中者三百餘里，此其地之廣也。若言其高，則僅與天日隔離而已。二句是一大總。

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驪山在北，咸陽在西，自北邊結屋，直至西邊，其曲折起止之遠如此。二川

溶溶，流入宮牆。渭川，樊川之水，此總敘宮之高而大，下乃縱橫細寫四面。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

鉤心鬪角。就廊腰之聯屬而言，則彎曲如鉤，就簷牙之湊合而言，則相向若鬪，上分言之，此則合言之耳。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蠱不知其幾千萬落！

盤盤，猶疊疊也。因音響，囷囷猶簇簇也。蜂房，蜂窠也。尚同寓水迴流處，蠱音觸，高起也。落，瓦溝滴也。遠落而望之，但見盤盤焉，囷囷焉，如蜂之房，如水之渦，其五縫參差，蠱然不知其幾千萬條。此十句是序宮中樓閣之盛。長橋臥波，未雲何

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此序宮中橋梁道路之麗。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

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此敘宮中歌舞之象。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

於秦。朝歌夜絃，為秦宮人。妃，次子。后者，嬪音賓，媵音尹，嬙音祥，嬙媵俱婦官也。王子皇孫，指六國之公族也。以上寫宮殿以下寫美人，此則承上起下處。明星熒熒，開妝鏡也；

言鏡之多。綠雲擾擾，梳曉鬟也。言曉之多，焚髮明也。鬟音還，鬟也。擾擾猶紛紛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言脂之多。烟斜霧橫，焚椒蘭也。言香之多。

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輦輦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輦音鹿，輦聲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

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縵音慢，緩也。此敘宮中美人之多，以上寫美人以下寫珍奇。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

之精華，橫寫六國珍奇。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豎寫六國珍奇。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此非嘆歎六國只是寫秦之多耳，收藏經

營書英俱蓄積之意輸納也

鼎鑄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邈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

鑄音播茶爐也。鑄音力瓦片也。邈迤音里以道路也。此敘宮中珍寶充積。

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

錙銖音諸朱八兩爲錙十分爲銖

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

於在庾之粟粒；

磷磷石聲也。庾倉也。

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

九土九州也。

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

嘔啞音謳鴉歌也。此總上極寫。

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

固。

獨夫指秦王也。此寫秦止此。

戍卒叫，

陳涉函谷舉，

高楚人一炬，

項羽可憐焦土！

一篇何等巨麗只以四字了之。戍音庶戍卒邊卒。此段言宮之高，大皆取諸民而爲之，所以斂

怨而致族滅

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

此跟上取掠其人，且不能有等句來。

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族滅也。此根上取之。盡銖銖等句來總嘆。

六國與秦之亡皆由于暴其民自取其禍

嗟乎！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

世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

此五句反說覆解上文。

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

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一結寫垂戒後世意妙。

〔評〕過商侯曰：前半將宮殿樓閣迴廊複道，美女珍奇，千態萬狀，逐一描寫，或壯麗，或紆折，或窈窕，阿房一

齊都現，讀至楚人一炬，可憐焦上，其壯麗者，紆折者，窈窕者，阿房頃刻都盡。世上一切夢幻泡影，石火

電光，如是如是。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氏，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爲誰也。此是先生自謂忽忽荒忽無主之意宦遊三十載，將

老，退居洛下。洛卽河南洛陽所居有地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千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

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毫，性嗜酒，耽琴淫詩。淫浸也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

之游，游之外，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法，悟我法兩空所顯真理而修者是大乘法，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原無煩惱，此心卽佛，依此而修者是大乘法。

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爲詩友，安定皇甫明之

爲酒友，安定地名皇甫複，姓明之其字也每一相見，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寺觀邱墅有泉石

花竹者，靡不遊，觀去聲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過從也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

洛川，韋布之家，以宴游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好去聲必

爲之先拂酒壘，拂拭淨也，拂酒樽也，似盥容一斛次開篋，快音箱，藏書之具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擬

也操去聲，手彈也，宮聲也，秋思琴曲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唐明皇酷愛法曲，選部下妓女，子弟三百教于梨園，故云法部合奏霓裳羽衣一曲。唐明皇八

月望夜夢游月宮，見仙女數百，歌舞於廣庭，音此何曲，名曰霓裳羽衣曲也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楊柳枝詞名白樂天寵姬善唱楊柳枝，因名楊柳枝放

情自娛，酩酊而後已。往往乘興履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舁適野，舁中置一琴一枕，

陶謝詩數卷，

陶淵明謝靈運

舁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飲酌，盡興而返。如此

者凡十年。其間日賦詩，約千餘首；日釀酒約百斛，

釀音娘去聲

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

聲

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

譏其過傷于酒

不應，至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

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於多藏潤屋，賈禍危身，奈吾何！

賈音古寫偏一好

設不幸，吾好博弈，一擲萬錢，

擲音直

傾財破產，以至於妻子凍餒，奈吾何！

好藥，

藥即下鉛汞之類

損衣削食，鍊鉛燒汞，以至於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

鉛聲同原黑錫也俗作壓音非是汞音洪去聲水銀丹砂所化鍊鉛

燒汞即今之鍊丹法也寫偏好三

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於杯觴諷詠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

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

伯倫劉伶字性好酒

其妻諫不聽王績字無功亦嗜酒因作醉鄉記此段文字善解嘲亦善自慰

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

間，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

黔婁山東青州府臨淄人守道不屈周威王師事之及卒曾西往弔見其屍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曾西曰邪引其被則斂矣妻曰邪而有餘不若正而

不足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西曰：何以爲諡？妻曰：先生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其諡曰康可乎？曾西嘆曰：惟斯人也，而有斯婦，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

得爲人一樂也。男尊女卑，男爲貴，吾得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未免醞醞，

者吾已行年九十五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健於衛叔寶，

衛弁字叔寶風神秀異常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爲玉人仕晉爲太子洗馬其一生多

幸甚！幸甚！余何求哉？若捨我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詠懷詩，吟罷自哂，揭囊撥醅，

哂微笑也。揭高舉也。撥開也。醅酒釀也。

又飲數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

環然，絲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席天地，

幕音幕。帷帳也。席同。席謂沈醉之極昏。陶陶猶如幕席之障蔽，不知天地為何物。

瞬息百年，陶陶然，

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爲醉吟先生。於時開成三年，

先生于唐憲宗

時爲翰林學士至文宗時歸林下開成文宗年號也

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髮半禿，齒雙缺，

禿音囊。無髮也。缺落也。

而觴詠之興猶未

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何如！」

〔評〕唐六如曰：達言妙論，可使醉者頓醒，愁者頓解。

過商侯曰：高致落落，亦知止，亦安分，令人可感可傷。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少無垠，復不見人，

垠音銀。崖岸也。復音煩。遠也。

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風悴，風悲日曛。蓬斷

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亡羣。

此起先寫空場亡無同。

亭長告予曰：「此古戰場也。」

亭長老人也。借亭長言出題方是向日不

知今日始知口吻長上聲

嘗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

覆音福。亭長言至此以上述古戰場下文方是弔

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

看他只用傷心哉三字一接却以秦漢連問下即緊問近代妙

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

戍音庶。守邊卒也。此承秦漢句

萬里奔走，連年暴露，

暴露僕暴露言暴于日而

宿于露之中此二句
言路之遠時之久也
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屬感音逼此 瞞臆誰訴？寫三軍初合未

覆時見秦漢之先列國爭戰雖在中原其可悲已如此
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此承近代句總言秦漢以後事邊戰之苦 古稱戎夏，不

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嗚呼！噫嘻！此段言所以 吾

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旄旗，戰陸 川迴組練。戰水 法重心駭，威

尊命賤。將去聲期門軍衛之門組練衣甲之飾此四句言其方陣未戰 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奔雷

電。鐵音湊矢之尖銳者搏音博析音昔分也此寫初戰未覆時字字酸苦 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繫鳥休巢，征

馬踟躕。凜冽寒也蹢躕也脚蹢音池除行不進之貌 繪纒無溫，墮指裂膚。繪音會帛也纒音曠細綿也墮落也裂破也 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

氣，以相剪屠。屠音徒殺也 徑截輜重，橫攻士卒。輜重車載軍中所用什物也此二句言剪屠之害 都尉新降，將軍覆沒。降音枕此二句言被剪屠之苦

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港音講窟孔穴也勝平聲自窮陰凝閉至此寫三軍戰敗而覆也 鼓

衰兮力盡，矢竭兮絃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折音舌蹙迫也兩軍句承上三句來以起下文 降矣哉！終

身夷狄，戰矣哉！暴骨沙礫。此重寫三軍欲覆未覆時 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

沉，鬼神聚兮雲羃羃。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降音枕暴音僕力石也音昔風聲

也蓋音覓陰陰貌自鼓衰至此是三軍既覆之後追言交戰之時也力相持到力竭處無可奈何惟舉目見戰場中景色之慘然如此
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

匈奴。李牧趙之良將此言趙用兵之得。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殫音單盡也痛音孚疲也此言漢用兵之失。周逐獫狁北

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閒穆穆棣棣君臣之間。太原地名朔方北方也周命南仲築城于此還音旋

左傳云歸而飲至謂歸則告至于宗廟因而飲酒也策勳紀錄功勳也穆穆深遠貌棣棣音代幽閑貌此言周用兵之得。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荼毒害也殷音班赤黑色

言血久則殷也此言秦用兵之失。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患同還抵償也此言漢用兵之失看他蒼蒼蒸民

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

之何咎？此以至情至理斷之。其存其歿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

觴哭望天涯。悁悁憂思貌涯音崖。天地爲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寫其家中字字酸苦。必有凶年人其

流離。自蒼蒼蒸民至此總言驅無罪之民于戰場而死傷慘之極流禍而已。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此總結秦漢近代。爲之奈何！守在四

夷。

〔評〕過商侯曰：通篇大旨，在多事四夷一句；通篇歸束，在守在四夷一語。蓋守者，正仁義之用也，王道也，文

教也。武臣用奇則有戰，戰則有民生流離之苦。文教旬宣則有守，守則有策勳飲至之樂。此是作文人

意中主見，至描寫戰場之苦，陣亡之慘，雖極酷極慘，反是第二層好處。按唐人詩云：「澤國山河入戰

鬪，生民何計樂樵蘇。」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夫戰勝功成，猶尙乃爾，況將沒卒斃耶！得失不可不辨。

陋室銘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

四句先設響起引出陋室來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

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可以調素琴，閱金經。

金經佛經也無絲竹之亂耳，無

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

南陽在鄧州諸葛孔明有草廬揚雄字子雲居西蜀有亭草太玄經

孔子云：「何陋之有？」

〔譯〕李九我曰：此銘首以山水四句，喚起陋室二句。苔痕草色二句，狀陋室之趣；談笑往來二句，言交接于

人者貴，可以二句，言所足于己者逸；南陽二句，言可以比南陽之廬，西蜀之亭，而不爲陋也。引孔子云：

「何陋之有」一句結斷，何等天然，真絕世文字！

過商侯曰：句句將陋字翻案，末引孔子語作證據，歸束最爲有結構。

原道

韓愈

此篇推明道德仁義之說，歷敘帝王民生道法，終以聖賢相傳之統，其闢佛老與孟子距楊墨同功，乃垂世立教之文，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

愛與行俱主有爲一邊說與佛老對看

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

之謂德。

此四句是原道綱領

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起處把仁義把

陳分別言之以起下文
老子亦稱道德之意

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

老子老轉也此指出老子病源只因老子有道德經故作此正論以闢之

坐井而觀

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

譬之人坐井中而曰天小豈真天
之小哉以所見者小遂謂天小也

彼以煦煦爲仁，

煦音許
小惠也

子子爲義，

子子孤
立也

其小

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

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

此二句
是主

天下之公言也。

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

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自篇首至此把吾道大旨與老子之說相較一番分出是
非作案非闢之也老子之先佛法未入中國故單言老子

周道衰，孔子沒，

吾道不明全在
孔子沒三字

火於秦。

秦始皇時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
所職天下凡有收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廷尉雜燒之

黃老于漢。

漢初有益公善治黃老術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其後曹相
國參師事蓋公薄太后與文帝皆極尊黃老故其說遂倡于

漢時黃軒轅黃帝也最好道嘗西見中黃子受九品之方過空峒山
問道于廣成子受自然之經諸本作黃石公非是老子李聃也

佛於晉魏梁隋之間。迨漢之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廷以問于
朝傅毅以佛對帝遣使往天竺得佛經及

釋迦像而佛法遂入中國至晉魏梁隋而佛教愈
盛于是正道不明各立門戶矣此是由老及佛

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墨，則入

於老，不入於老，則入於佛。

此二句指漢
以後說是主

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

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

此段言棄儒從
老佛者之害道

老者曰：「孔子吾師

之弟子也。」

如史記載孔子問禮于老聃
道家以孔子爲太極公之類

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

如列子載孔子云西方有聖人後
人附會作稱佛且以孔子爲儒童

菩薩
之類

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

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

此段言援儒入老
佛之害道上段言

人彼出此聖人之道猶在此則把聖人都混入老佛雖欲求亦無處求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好怪根上樂其誣句來古之

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

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此言老佛無所事事有妨

子民生看窮且盜句見不是許多功用便少不得是第一段古之時，人之害多矣。害指下文蟲蛇禽獸飢寒顛病等語有聖人者立，指歷代帝王然後教之以相生

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

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

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

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倦；爲之刑，以助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符即符節也璽

天子諸侯印也權量度也衡平也相奪也，謂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此總言古聖人相生相養之道皆有賴于

民生而除其害非佛老所能及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老氏之言如此嗚呼！其亦不

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音甲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

爭食也。是第二段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

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

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此段闢佛老之法是第三段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看他突入譬喻以見用各有時此下復破其清淨無爲之說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易也？」此就上文而申喻之是第四段易入聲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引古作證歸重此句承上起下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數語極論佛老之弊如此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此併責歸老佛之人是第五段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此一句轉得健收拾前面許多說話生發後面許多意思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看也緊接上文重述一番更妙其

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其爲教易行也。即用數其字承住易明易行正與上文怪誕句對看耳

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隱隱見博愛之仁爲去聲與下同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

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隱隱見行而宜之義此總見先王之教易明易行如此果能遵而行之則子處已待人存心立政無往不宜矣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

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假音格至也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

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以上原道本旨究把先王之道平平敘出次由內推到外由生推到死無不盡善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

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

死不得其傳焉。此句承上有力隱然說到自己荀與楊也荀卿名况趙人嘗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廢序列著數萬言而卒漢揚雄字子雲所撰有法言十三卷擇焉而不精語焉

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此段敘吾道之來歷一絲議論

至此完了下又生一轉然則如之何而可也。商所以衛道之策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

此三句正所以塞之止之之法明先生之道以道之。此句正所以流之行之道下道字同導繆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補此一句處置方無弊其亦庶

乎其可也」。以上言吾道之行須除去老佛之法

〔評〕過商侯曰：渾浩流轉，傲岸不羣，可與子輿氏若干卷書，並勒不朽。

原毀

韓愈

原毀乃始于責己者。不責己則怠，怠則忌，忌則毀。故原之必于此焉始，並非寬套之論。

古之君子

與今字對

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

責己待人是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

故人樂爲善。

責己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

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

仁者本心之全德，義者制事之當然。

求其

所以爲舜者，責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

彼謂舜也。

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

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

責己者一。

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多藝人也。

再承重。

其謂

多才幹多藝能。

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

彼謂周公。

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

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

責己者二。此舉舜與周公分疏，責己有證。據併見有希聖意，下只一轉便見波瀾。

舜大聖人也，後

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

謂舜與周公二人後世之人無有能及之者，復插此一段申說一番，便有波瀾。此又是段段成扇。

是人也，

人即指古之君子。

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于己者重，以周乎？

以不如舜與周公爲病，是以聖人自待，所以尊己也。其

於人也，

一承輕以約來。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士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也。」

再承輕以約來，看他仍用前法。

又于上面能字中生出善字。

取其一，不責其二；

有一事可取，不必再求其他。

卽其新，不究其舊；

只就其現在之善，不究其往日之非。